

梦里桃花系列



[香港]岑凯伦

无言的爱

梦里桃花系

无言的爱

●
「香港」岑凯伦



(宁)新登字 05 号
责任编辑:马仲元

梦里桃花系列

无言的爱

岑凯伦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夏银川解放西路 105 号 邮编:7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: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

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4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7—227—01431—2/Z. 132

定价: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《无言的爱》

电影公司因其当红女星朱蝶起利用自己的艳照敲诈勒索而面临倒闭。正在危急之时，制片人昌大卫无意中发现了一位非常且有明星潜质，清新淡雅的女孩儿蓝霞映，她的出现给公司带来了起死回生的契机。

蓝霞映在影坛上日益窜红，公司当红男小生雷桑浩也深深地爱上了她。

霞映的成功与幸福激起了心狠手辣的朱蝶起的强烈妒恨，她不惜一切代价查出了蓝霞映一直小心封藏的不堪回首的往事。霞映面临着身败名裂的危险。关键时刻，雷桑浩以深沉无私的爱和极大的宽容接纳了她，帮助了她，霞映终于从昔日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重新找回了自尊。

不久，雷桑浩却因参与清查“盗录”团伙而惨遭杀害。蓝霞映为了桑浩曾给予她的无限爱恋决定终身不嫁，她将守着桑浩留给她的唯一血骨，和那美丽而伤感的回忆默默度过她的余生。

粉红色天花板，粉红色地毯；

粉红色香水，粉红色的床。

在这团粉红色云絮里，睡着天使般秀美的少女。

手绣百鸟图案床罩衬托她那张面孔的精致，性感的睡态，令人禁不住想一亲芳泽。

当旭日初升，金样的阳光洒在窗帘上，晃动着这一室意乱情迷的粉红时，朱蝶起醒了，她睁开那双琥珀色的眼睛，静静地凝视着四周铜柱撑起的绘子床帷上垂挂着的流苏。

渐渐地，那双经常流荡着温柔光彩的眸子，魔术般地变了，代之而起的，是一种冷酷。

她在想。

半年前，刚搬进这幢别墅，她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，但是她运气好，不过半年，她就真的摘到了她所渴望的星星。

她当然不只是运气好，她付了代价。

但这有什么关系，她注定得到一切，她笑了，笑得比方才更冷酷无情。

下礼拜——

就在下礼拜，观众只要一打开电视，不论哪个频道，都可

以看见最新一季的“多乐天使”在荧光幕上出现。“多乐”是种最受欢迎的酵母饮料，每季的模特儿常因出现在这个广告片上，最后成为家喻户晓的红星。

但这仅仅是第一步。

除了电视，还有电影、杂志……各种媒体上都有她的身影。

她有名了。

朱蝶起相信自己还会得到更多，这个起步实在是够好的了，银海广告公司在一万多名的应征者里选中她，他们的严谨制作，必会让她在短期内达到高峰。

撇开别的不谈，光是造型设计，她就爱死这个“多乐天使”的角色，她被塑造成玉洁冰清的夏日女神，整支制作队伍还特地远涉风光怡人的槟榔屿，当她和水上人家的孩童一同啜饮这象征活力、健康的饮料，然后在鲜花与音乐声中乘直升机离去的画面，在试映会上得到一致的好评，广告主和总经销都公认这是多乐有史以来最精采的广告。

见不得天日的半年“早妻”日子，可以结束了。

朱蝶起把面孔埋进枕头里，那儿有股熏人欲醉的香气，但也埋藏着她太多太多的……

“醒了？”

她一抬头，赵天豪不知何时进屋了，颈子上围着运动毛巾还汗水直滴，由于懂得保养，若是远观，那身时髦的运动装还没太走样，可是一看到那颗半秃的头，蝶起就闭上眼睛。

“你慢跑回来啦？”

“睡得香不香？赵天豪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色迷迷地弯下腰来，预备展开攻势。

“嗯！”她懒洋洋地哼了声，一股汗味钻进鼻孔，她裹紧床单躲开了。

“我先去冲凉，你等我！”赵天豪也不恼，捏捏她水蜜桃似的腮帮子，走进浴室，没两分钟就带着股檀香皂香出来了。

“你好诱惑！”他掀开被单，欣赏着她雪白赤裸的胴体。

裸睡是她的习惯，她睡觉时不喜欢穿衣服，尽管有别的女明星嫉妒她，说她东施笑顰，但她一点也不在乎，亲近她的男人，也乐于接受她的性感。

她轻轻一翻身，赵天豪低下头去，手在她平滑细腻的脊背上游移着趁势吻了下去。

一阵噓噓的痒，使她笑了出来，赵天豪还短她，她终于笑忍不住翻身来，显露在真天豪面前的，是一片迷人的风景。

赵天豪痴痴地看着，“蝶起——他动情地叫。

朱蝶起不应也不躲，就这样的任他看着，但是那张天使般的面孔逐渐浮起了羞态，纤纤的手足也在他充满欲念的注视下浮起了桃红色。

那份娇柔，那份性感更使人——

赵天豪再也忍不住了，可是他的手才一碰到她，她就登时逃了开去，旖旎的动作惹人无限遐思。

“不许躲！”他啃着她柔若无骨的肩膀，双手不规矩地探向她的胸前，那美好的感觉令他闭起了眼睛，一股热浪由小腹升起。

“蝶起！蝶起！”他一迭声地叫着，热浪继续推动着他，使他无限陶醉，无限沉迷。

“不！”她轻轻反抗着他，“不！”

“求你！”他受不了这种挑逗。可是她一拨就把他的手拨开

了，还伸出玉腿轻踢了他一脚，然后飞快地用被单一角掩住小腹，一边吃吃地笑着，斜睨着他的眼睛真有说不出的风情。

赵天豪在她美好的曲线与风情下再次降服。

他全部的灵魂都给这迷人的小妖精吸进去了，吸进她无休无止的漩涡——那既像是天堂也宛若地狱的漩涡里，再也无法思想。

但他心甘情愿，就算她吸干了他身体内所有的血液，他都无法抗拒。

有谁抗拒得了她呢！

“砰”地一声，突然，门被踢开了，闯进一个彪形大汉，手上的照相机“咔嚓、咔嚓”地响个不停，闪亮的镁光灯使陷溺于欲海的赵天豪一惊而起。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你干什么？”他跳了起来，忿怒地大叫着，一边用床单赶紧把自己裹了起来。

“起来！”那个大汉理都不理他，狠狠地去搂仍躺在床上吓得簌簌发抖的蝶起，对她片无寸缕的赤裸似乎一点也不感兴趣。

“你是谁？”只裹着床单的赵天豪狼狈不堪，再也威风不起来。

“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小霸王朱通，居然就敢随便欺负我妹妹！”

“她是你妹妹？”

“要不要我证明？”朱通冷笑，“你糟蹋了我妹妹，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现在你该怎么说？”

“我——可以给你钱！”

“谁要你的臭钱？”朱通破口大骂，“你侮辱老子！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家有话好商量！”赵天豪的脑门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。

“哥！求你别闹笑话！”朱蝶起披了件衣服，从床上爬起向朱通哀求着。

“滚！”朱通一巴掌就劈了过去，把她跌得老远，差点儿没一头磕在床柱上。

“哥！”朱蝶起跌跌撞撞又爬了起来，披头散发的样子益发楚楚可怜，“哥，我是——”

“闭嘴！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还敢开口？”朱通又是一巴掌把她打得鼻青脸肿，乖乖住嘴，只是不住地抽泣着。

“不要再打了。”赵天豪吓坏了，他没想到这个横眉竖眼的家伙还真会动手，“你要什么我给你！”

“你也配！我妹妹给你白玩了，哪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？××！老子要你的命！”赵天豪虽然壮实，可是朱通只消轻轻一提，就揪住他的领子教他透不过气来。

别说得那么难听——”赵天豪连连呛咳，“你开条件吧！”

“你还敢侮辱老子？”

“对……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一时疏忽犯了错，请您大人不记小人过，放我一马，我一辈子都感激。”赵天豪惹出大祸，只有低声下气，频频求饶。

“这还像人放！”朱这才满意，“看你也怪可怜的，我就饶了你吧！说起来我妹也是好人家的女儿，从小我们全家就像珍珠宝贝似的把她供在手心里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一点苦也没吃过，你这个混蛋竟敢把她糟蹋了……”朱通起先说要饶他，但愈说愈气，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瞪得赵天豪浑身发毛，双膝发软。

“大哥请息怒。”

“呸！谁是你大哥！”朱通那架势像要一口把他吞了似的，赵天豪只差没有叩头求饶。

“是是！”他直点头，“我该死！”

“哥！”朱蝶起怯怯地叫了一声。

“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，滚开！”

朱蝶起滚开了，那梨花带雨的模样，教人好不心疼，赵天豪看了恨不得过去搂她、安慰她，教她别怕，无奈自己是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

“这样吧！”朱通一沉吟，“既然你诚心悔过，我也不多要你的，五百万吧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！”

“难道我妹妹的清白还不值五百万？好！你还她清白，我就饶了你！”

“可是她还没碰到我之前，就已经——”赵天豪才说到一半，就给朱通的吼声给吓了回去。

“你诱拐良家妇女，竟还敢血口喷人！”朱通气得满脸通红，怪叫连连。

“我不是——”赵天豪狼狈地躲过了他的追击，若不是朱蝶起死命抱着朱通那铁箍似的臂膀，他恐怕早就被打死了！

“哥！你冷静一点，天豪又没说他不给，他会肯的。”

“哼！他不肯，我就要他的命！”朱通恨恨地住手，“五百万实在太便宜他了。其实——”他冷笑了一声。

“怎么样？”朱蝶起颤声地问。

“其实我根本不要那五百万，这种人面兽心的混蛋，不知道糟蹋过多少女孩子，应该让他坐牢。”

“千万不可以，哥！”朱蝶起张皇失措，“天豪是有身分的人，万一张扬开来，他的脸要往哪里搁？哥！你千万不能毁了他，我们——吃点亏算了！”说到最后，她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

“吃点亏？”朱通的一张脸气得铁青，“你这叫吃点亏！你下半辈子怎么办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她哭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“只要你肯放过天豪，我什么都可以认了！”

“哼！痴情女子负心汉！”朱通骂了一句，“好吧！看在我妹妹对你一片情深的分上！这口鸟气我也认了，那五百万你拿还是不拿？”

“拿！拿！赵天豪屁滚尿流的只求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我一定拿！”

“好！”朱通把笔递给他，“签支票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”赵天豪哭丧着脸，“钱都是我老婆管，就算是我签了支票，她不盖章也没有用！”

“那你回去找她盖章啊！”朱通不耐烦了，“你这家伙婆婆妈妈的，烦不烦！”

“我不敢，她会——”

“你既然不肯对我妹妹负责，那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派出所，请他们前来处理，人证、物证齐全，看你怎么交代？”

“你千万别这么做！”朱蝶起惊惶地抓住了朱通已经握住话筒的手，“天豪会听你的，天豪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赵天豪叹了口气：“蝶起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能不能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劝你哥哥少要一点？五百万我实在拿不出来！”

“那也可以，我就要四百九十九万！”朱通一口答应。

“只少一万？”

“哼！”朱通冷笑一声，“这一万辛苦钱可是我的车马费、底片钱和摄影费，你好意思不给，我也就不要了！”他沉下脸，“可是该我妹妹的，你敢少一个蹦子儿，当心我要你的命！”

“回来啦！”张佩芬打扮得珠光宝气正要出门，看见丈夫灰头土脸地回来了，只懒懒地打了个招呼。

“佩芬！”赵天豪近乎哀求地叫了一声。

张佩芬回过头，那双精明的眼睛只消瞧上一眼，就知道丈夫又捅了漏子。

“干嘛！”她不耐烦地应了声，打开了鞋柜的门，里头有一百多对各式各样的鞋。

“我——有话跟你说，你能不能过来？”

“有话就说啊，快点，我要出门。”

“我……这个……是这样……我……”赵天豪结结巴巴地说了个半天，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。

“你吃错药啦？”张佩芬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“只不过早上出去慢跑了一圈，回来就变结巴了？”

“佩芬，我——遇到麻烦了！”他颓然地在玄关的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张佩芬一点也不感兴趣，只淡淡应了声，仍在精挑细选她的鞋。

“你一点都不关心！”

“关心？哼！我张佩芬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你这活宝在外头干了什么事！每回闯了祸回来就是一句——我惹了麻烦，然

后等人去收拾，你倒轻松！”

“你是我老婆，不能不管我！”他急了。

“你玩女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我是你老婆？”张佩芬厌恶地瞧了他一眼，从鞋柜中抽出一双鞋。

“我发誓，如果这次你肯帮忙，我以后——什么都听你的。”

“得了吧！这种鬼话你不知道讲了多少遍，我背都会背了。”她鄙夷地套上鞋子，“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，别烦我！”

“可是这次不同，如果——如果不给的话，我会有杀身之祸！”

“多少？”她挺慈悲地转回头来。

“只要——只要五百万！”

“五百万？”她倒抽一口凉气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全身乱颤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他被她笑得莫名其妙。

“我笑他们好没见识！”她好不容易才收拾起笑，脸色一整，冷冷地说，“就凭你这种货色也值五百万，简直是瞎了眼。”

“佩芬——”他慌忙叫她，但妻子已施施然地走出门口，上了自家司机停在那儿的车，一溜烟地走了。

“我告诉你不要烦我，你又来干嘛？”张佩芬隔着大写字台看丈夫，年轻时，赵天豪的确是人之中之龙，但年纪愈大愈不长进，多年来的作为，简直伤透了她的心。

“我实在没办法！”

“没办法想办法啊！”她漠然地坐着。

“我——”他经这么一训更是抬不起头来，但这不是生气的时，只有再度厚起脸皮，“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你！”

“我会有什么办法？”她仍低头看卷宗，自从五年前赵天豪出了个大纰漏要求她收拾，她就提出条件才肯帮他摆平，顺理成章地成了大权在握的总经理，让他做个空头的董事会主席，她一直以为这是挟制他不让他作怪的好办法，不料还是失败了。

“你有办法！佩芬，你去跟他们谈条件，也许可以杀掉一点价。”

“没兴趣！”她摇摇头。

“只要你肯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她虎起脸，“你玩女人凭什么要老婆摆平，简直是不要脸，如果我偷汉子要你出面，难道你也会觉得很光荣吗？”

“你凶什么？”赵天豪被她刺激得也跳了起来，怒急攻心地在桌上重重一拍，“我赵天豪是瞎了眼才娶了你这种不懂事的女人，你非看我给人家告进牢里，千刀万剐才高兴不成？”

“那也是你的事？”

“好！我的事！”他气得发抖，“你眼睁睁地见我去死算了。”他一摔袖子走了。

张佩芬也没留他，她晓得，这个好色又胆小如鼠的丈夫永远不会为尊严争一口气，他现在走了，恐怕过不了半个钟点又会自己回来，低声下气地为三天的期限求她。

五百万！

她冷笑一声。

“夫人！有位小姐来看您！”张佩芬用过晚饭洗过澡，才刚松懈下来一天的紧张，正悠闲地浏览服装杂志时，管家就进来通报。

“约好的？”她放下杂志，皱皱眉。

管家摇摇头：“从没见过。”

“教她有事明天到办公室去找陈秘书。”

“她说是私事！”

“私事？”张佩芬又皱眉，“这么晚了，会有什么私事？”

“这是她的名片。”

“朱蝶起？好吧，叫她进来，我在小客厅见她。”

朱蝶起进来的时候，张佩芬眼睛一亮，好个标致的小美人，婀娜娜娜，粉妆玉琢，真是块材料。但她不动声色，打量了朱蝶起一眼后，又埋头读手上的经济月刊。上面有一张她的照片，是上个月记者来工厂访问时拍的，虽然青春不再，但女企业家的威仪，别有一番成熟风韵。

朱蝶起见她没反应，也不甘示弱地自己坐下。

张佩芬对她敌意的注视根本不在意，仍然津津有味地看着杂志。

“我姓朱！”

“来见我有事？”张佩芬慢条斯理地收起了杂志，扫了她一眼，眼神中有逼人的笑容。

“当然！”朱蝶起那张娇嫩的面庞浮起一丝冷笑，她从手袋中拿出一叠照片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看看不就知道了？”朱蝶起心想，这个可恶的女人，等到她看见自家丈地和别的女人拍出这种照片，看她还骄不骄傲得起来。

张佩芬拾起那堆花花绿绿的照片，淡淡地看着，连眉都不皱一下。

“看完了？”当张佩芬把照片又原封不动地放回桌上时，朱蝶起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你的身材很好！”张佩芬仍然没有表情。

“不是来要你夸我的身材，赵太太，你我都是明白人，何不痛快一点？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！”张佩芬打了个呵欠，“如果你是让我看这些照片，我已经看过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也许你还看不出来——”朱蝶起简直被她的镇定弄糊涂了，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是少了一根筋，还是大脑有问题？

“哦？”

“那上面赤身露体的男人，你不觉得很眼熟吗？”朱蝶起冷笑一声。

“那是赵天豪。”

“你一点也不惊奇？”

张佩芬笑了：“他身材不好，我每天看都看腻了，更何况这些照片拍得也不特别。”

“你——”朱蝶起气得咬牙切齿，“赵太太，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，我劝你最最好识相一点。否则——”

“否则怎么样？”张佩芬笑咪咪地。

“给我五百万，我就答应跟你丈夫一刀两断，否则这些照片会让他好看！”朱蝶起粉脸铁青，恶狠狠地说。

“是吗？”张佩芬还在笑，“小姐，我不太在外头走动，还不晓得天豪值五百万，我看这样好了，你给我五百万，我就把他送给你。”

报社的编辑室里闹哄哄的，电话铃、交谈声、打字机咔咔

响的声音此起彼落，再过十分钟就截稿了，这是最紧张的时间。

尤其是影剧版。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电影节中有一位知名女影星服药自杀，还在急救中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如果漏掉这条新闻还得了！张佩青守着电话，随时保持着线路的畅通，一有消息马上可以发稿。

电话终于响了，张佩青跳了起来，可是传来的不是吉隆坡那名漂亮女发言人的声音，他失望地应了声：“姊！”

“我有事找你！”张佩芬在电话那头强忍着呜咽。

“等几分钟好吗！我在等马来西亚长途电话，糟糕，还在瞪我了！”

“你要我给你买车，借钱给你买房子时，我教你等过吗？”张佩芬的呜咽转为质问。

“好吧！”张佩青心里叹气，他老姊说的是实话，他现在只盼那个女明星最好别死，就是要死也得过了凌晨出报后，要不然他可吃不完兜着走。

“你姊夫在外头有女人了！”

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新闻，他姊夫性好渔色，哪回在外头碰到，手臂上不都搭挂着一个女人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他应着。

“你知道？知道怎么不早告诉我？”张佩芬生气了，“你到底向着谁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，可是你要我别老拿这种事烦你！”女人真是怪，他想，以前他姊夫成天胡搞，她怪他多嘴，现在又倒责备起他来了。

“好了！”她没好气地，“你知道那个骚狐狸是谁？”